

【光影如歌】1-6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079117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0791175>.

Rating: [Mature](#)
Archive Warning: [Cho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](#)
Category: [M/M](#)
Fandom: [嘉齐如梦](#)
Stats: Published: 2019-09-27 Words: 22491

【光影如歌】1-6

by [MashedOat](#)

1.

张颜齐打开门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是这种场景。

外面在下雨，他书包里有伞却懒得拿出来，从小区门口一路跑进公寓，在电梯里对着倒影随便拨了拨头发上的水珠，因为手指是湿的，第一遍电子锁没读出他的指纹，在裤子上蹭了下再去按，蓝光流出个形状，张颜齐抬手推门，其实玄关有段长度，一开始没看见什么，但声音已经传出来了，那种夸张的呻吟，张颜齐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：这客厅的音响真是高级货。

有那么一瞬间他站在鞋柜前犹豫，是不是应该转身出去，但门已经在他身后关上了，客厅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张颜齐僵硬地低头换鞋，然后抬起身面对从客厅探出来的几颗脑袋，扯开嘴角笑了笑：“不好意思，回来得不是时候。”

相比之下那三个高中生倒是镇定多了，看到是他好像哄笑了几句什么，张颜齐没听清，他把书包卸下来拎在手里，走进去，然后看到更镇定的焉栩嘉——他刚才甚至都没出来看，懒洋洋地靠在单人沙发里。

“嘉哥，介绍一下吧。”旁边的男孩嘻皮笑脸。

张颜齐努力对整面墙上投影出的露骨影像无动于衷，看了眼焉栩嘉，发现小少爷好像听到又好像没听到似的，张颜齐打工打多了，有见不得冷场的职业病，主动慈祥地冲那三个小孩笑了笑：“我是他哥。”

“不是亲生的。”焉栩嘉从善如流地补充。

……哦，哦哦，男孩们一脸八卦，碍于焉栩嘉的态度也没说什么不该说的，看起来都挺机灵，互相推攘了几下，最后纷纷抓起包：“我们先走了。”

张颜齐转头：“外面在下雨，你们要伞……”

噼里啪啦一通乱响，门已经关上了。

张颜齐只好回过身，焉栩嘉还坐在那跟没事人一样，手里攥着一罐可乐，圆溜溜的黑眼睛看着他，张颜齐低头满世界找遥控器，青少年看点爱情动作片很正常，是天性是启蒙也是学习过程，虽然尴尬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，尴尬又怎么了，谁活着没几个尴尬时刻……张颜齐在心里反复背诵圣经，终于找到了！抬手关掉罪恶的投影仪，张颜齐松了口气，却听到焉栩嘉笑出声：“你怎么比我还紧张啊。”

张颜齐忍了一下，没忍住，尽量自然地说：“肯定紧张啊，我还在想要是家长看到了怎么办，幸好你们暂停的地方镜头没给女生。”

焉栩嘉这次是真的笑了，竖起修长的食指晃了晃：“不是哦，只有那两个男的。”

张颜齐眼前一黑。

……算了，gay片就gay片吧，看片而已，张颜齐不知道小少爷有没有见过活的gay，但张颜齐跑过那么多场子，见的可不少，刚才那三个焉栩嘉的同学，扫了一眼应该都是小直男，

看到张颜齐进门也没有心虚的样子，嘻嘻闹闹，大概也是看张颜齐的穿着很随便，不是什么厉害的人。

他们那样的小孩，张颜齐一直很清醒，他管不着太多，说他是焉栩嘉的哥哥，只是口头一句称谓，都算很给面子了，他这便宜哥哥才当了几个月，暂时住在一个屋檐下，焉栩嘉现在高二，可能明年就要出国，不管过去还是未来，像一只从来没有沾过地的小凤凰，活在云端，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

没再操心轮不到他操心的事，张颜齐走进自己房间，T恤湿了一些贴在身上有点难受，他反手拽着领子脱下来，扔在一边，从衣柜随便拿一件干净的套上，透过凌乱的刘海看见焉栩嘉跟过来了，还攥着那半罐可乐倚在门口：“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。”

“我还没问你呢，”张颜齐甩甩头又捋了把头发，就算是贵族学校高中生也不该随便逃学吧，“你们学校今天放假？”

“下雨，不想去。”焉栩嘉慢吞吞地说。

“有道理。”张颜齐配合地点头。

焉栩嘉倚着门框就笑了，不说别的，还挺喜欢笑，张颜齐拉开书包把厚重的课本扯出来，然后在乱七八糟的桌面找他上周写了歌词的那张草稿纸，晚上朋友找他救场，张颜齐想唱新歌，还没跟乐队合过，要早点过去，所以才逃了下午的课回来。

“我的滑板到了，”焉栩嘉问，“你什么时候教我？”

张颜齐想了一下才想起这回事，随口问：“装好了吗？”

装好了，焉栩嘉停顿了一下，语气带着点不确定，“但是想让你再帮我看看。”

好，张颜齐一张一张纸翻过去，怎么都找不出对的那张。

“还有那个酒吧，什么时候带我去玩？”

张颜齐终于从乱七八糟的狼狈中抬起头，转身看着他，过了两秒，有点无奈地说：“我上次真是随便讲的。”

“你也可以随便带我看看。”焉栩嘉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。

怎么找不到那张纸啊！张颜齐简直脑壳疼，不知道焉栩嘉非要凑什么热闹，满大街的灯红酒绿，他这个条件，不是想去哪去哪。

“我保证不会乱来，”焉栩嘉举起手无辜示意，“你知道的。”

张颜齐缓了口气：“……那明天吧，明天晚上。”

他确实知道，焉栩嘉不会乱来，他是张颜齐见过的最稳重的年轻人，甚至比17岁时的张颜齐还要成熟得多。

这很矛盾，张颜齐第一次在酒吧拿话筒也差不多是那个年纪，因为决定成年后不再从家里拿钱，跑场子从兴趣变成了谋生途径，曾经有一周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，迷妹高声惊叹：“妖娆你真的好爱说唱啊！”

有多爱另说，张颜齐连挤地铁都在打盹，他那会刚买新耳机，是真的没钱吃饭才这么拼。所以生活不是偶像剧，张颜齐以前也坚信过，他混迹地下这几年见过太多富贵人家，张颜齐也想讲话文明点，但他们实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能人到了酒色财气的环境都会丑态百出，只是穷有穷的丑法，富有富的丑法，总之他们给张颜齐的哲学小本本贡献了不少圣经。

这样一边挣扎在温饱线上一边观察人间百态，张颜齐在普通人悠闲的大学时代忙得像个陀螺，直到今年年初的一声轰隆巨响，他爸爸说要再婚，对方是高中同学，二十多年之后重逢，发现两个人都是离异，遂决定重组家庭。

这都不重要，重点是——说实话张颜齐早就支持老爸找对象了，至少在只听说这个消息时并不怎么惊讶——重点是，他的继母是个千金大小姐，似乎当年的政治联姻没持续几年就迅速结束，之后一直在娘家生活，大家族的生意究竟做得有多大，张颜齐到现在都没有具体概念，或者完全超出他的认知力，没有“具体”概念才是对的。

接下去他就认识了焉栩嘉，小少爷在外公外婆家长大，受的溺爱自不必说，虽然妈妈再婚了肯定也不愿意和外人一起住，于是他们又把同一栋公寓的另一层买了下来，然后把张颜齐也打包塞了进去，美其名曰互相照顾。

整件事情张颜齐什么意见都没发表，他不仅可以养活自己，还可以尽全力支持父亲的生活，他自诩是个成熟的青年了，他可以处理好一切问题。

但张颜齐确实没想到焉栩嘉是这样的，他曾经猜测过，结果一个都没中，焉栩嘉是个闪闪发光的年轻人，只凭外表就能看出他的成长背景，而且聪明，理性，乐观，正直，不可思议的“好孩子”，仿佛阳光撒在他身上都照不出半点阴暗面，他甚至连身高都没有输！张颜齐匪夷所思了很长时间，终于承认，原来世间好的事情会这样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原来“人各有命”是这个意思。

——那么，看gay片算阴暗面吗，张颜齐大汗淋漓地从舞台上下来，随便拉了张椅子坐下，看下一组乐队上去调试，脑子里突然又冒出整面墙上投映出的露骨画面，心累得再一阵晕眩。

老实讲，张颜齐本人对这些毫无偏见，甚至毫不在意，他们才认识几个月，根本谈不上熟，焉栩嘉其实对他还有一点点的防备心，这很正常，又不是7岁和10岁，他们已经是两个人格完整鲜明的青年了，突然被捆绑成一家人，而且张颜齐清楚，他们的家境非常悬殊，迄今为止的成长历程没有一个共同点，这放在电视剧里，接下去都要演争家产的狗血桥段。

以焉栩嘉这个条件，换成随便什么人，都有一百种方法长歪，但焉栩嘉没有，甚至长得根红苗正，这已经是让张颜齐惊叹的事了，所以他觉得根本不需要对焉栩嘉有别的要求。

但是张颜齐对七情六欲看得开，不代表他们的父母能轻易接受，焉栩嘉的妈妈是大家闺秀，长得漂亮，说话也轻声细语，虽然张颜齐并不从她身上需求亲情的温暖，依然很喜欢她，不想让她为难，如果焉栩嘉的性向小众，会让整个家动荡不堪吗，张颜齐喝完杯子里的苏打水，咬着冰块叹了口气，讨生活已经很累了，为什么还要承受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量，明天小少爷还要微服私访基层群众，唉，怎么就非得赖上他了……

2.

第二天虽然是周六，张颜齐还是去了趟学校，学生会有些事情，一直到下午回家，发现焉栩嘉不在，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别的安排，张颜齐给自己下了碗面，打开微信找了半天焉栩嘉的名字，发现他们好像是真的有点太不熟了，其实两个人也一起打过游戏，看过球赛，焉栩嘉本质上还是和一般的高中男生差不多，性格也活泼，想玩起来很简单。

再亲密的就没有了，几乎没聊过什么隐私，更像是合租室友，可能他们潜意识里都觉得这种相处不会长久，或者为了照顾父母的情绪，说起来有点好笑，他们两个当儿子的，都在为了不给父母添麻烦而努力维持生活的平静，张颜齐自己也算了，焉栩嘉还是个未成年，这么一想是过于懂事。

所以带他去酒吧好像真的不太对？张颜齐在心里进行最后的挣扎，但说实话他也不认为焉栩嘉没了他就不能去，焉栩嘉染头发，有一柜子外文唱片，骷髅的项链戒指，不是乖宝宝。

不过在给焉栩嘉发微信之前，张颜齐在朋友圈看到他两小时前发了组马场的照片，天地开阔，晴空湛蓝如同湖水，连少年吹在风中的头发丝都神采奕奕，这才适合他，张颜齐放下手机，打开冰箱在面里卧了个荷包蛋。

没想到吃到一半，焉栩嘉竟然就回家了，夕阳透过客厅的落地窗洒下灿烂余晖，张颜齐眯着眼睛看了两秒，分不清焉栩嘉脸上健康的粉色是光照的，还是在外面玩得太尽兴。

“你吃饭了吗。”张颜齐问他。

“中午吃得晚，还不饿。”

焉栩嘉凑过来看他吃什么，脸颊还沾着汗，明黄的T恤湿了一半，好像整个人吸收满了一下午的太阳能，张颜齐随手用筷子点了点：“这我爸做的猪耳朵……”

焉栩嘉撑着餐桌，“啊”的张开嘴。

“……”张颜齐只好夹起一条喂给他。

“好辣！”焉栩嘉整张脸皱成包子，“怎么这么辣，太辣了！我先去洗澡。”

张颜齐突然觉得好笑，不得不承认自己故意没有提醒。

他们父母家就在下面几楼，焉栩嘉洗完澡去混了些吃的，再上来的时候嘴里还咬着半个芝麻馅饼，站在张颜齐房间门口问：“我们什么时候走？”

都可以啊，张颜齐正倚着桌边和人发微信，抬头说，看你。

“那就现在吧，”焉栩嘉跃跃欲试，还做出虚心乖巧的样子，“我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”
张颜齐笑了，走过来，经过他身边的时候点点他的手腕：“换个最便宜的。”
唔，焉栩嘉沉吟：“其实我最便宜的表也……”
算了，他不说张颜齐也知道：“那就换个别人看不出价钱的。”

他最后选了一块很低调的表，全套的黑色运动服，看着就很省心，如果是那种张牙舞爪的小屁孩，张颜齐不可能同意带他，要是掉了根金贵的尾巴毛，被家里知道，张颜齐想想就头晕眼花。

但即便焉栩嘉这么素的打扮，还是惊人的出众，张颜齐领着他走进酒吧的时候，不少目光缠绕过来。

“你这么有名吗？”焉栩嘉饶有兴趣地压低声音，“他们都在看你。”

“他们在看你。”张颜齐轻声说。

“不一样，”焉栩嘉的语气轻快而笃定，“我分得出来他们那种眼神。”

张颜齐不以为意，带他走到靠近吧台的桌边，替他拉开椅子：“先坐，我去跟朋友打声招呼。”

他走向后台，焉栩嘉坐下来，好奇地打量周围，毫不掩饰初来乍到的模样，他从没来过这种级别的酒吧，桌面不够干净，地板有不少凹陷，烟酒和劣质香水味都很重，角落里甚至就有纠缠在一起的人，以上种种都达不到焉栩嘉的要求，他自己的社交圈绝不会选这种地方，但他还是细致又耐心地将整个空间看了一遍。

小舞台上有一个歌手和一个吉他伴奏，焉栩嘉心里对他们的水平轻轻吐槽，脸上却丝毫没有显露，镇定地看了一会。

“跟妖娆过来的？”旁边有人说话，焉栩嘉抬起头，好像是店里的人，放了一杯酒到他面前，“这杯请你。”

谢谢，焉栩嘉对他点了下头，正要伸手，一只手突然压住了杯口，张颜齐正好回来，对那个人懒洋洋地抬抬下颌：“换杯能喝的，这是我弟弟。”

哟……那人用胳膊撞了下张颜齐，焉栩嘉坐在椅子上没动，大眼睛在两边过了个来回，从那个人脸上的表情大概猜到杯子里的成分。那个人还靠过来跟张颜齐说了几句浑话，张颜齐扯开嘴角露出个假笑，把他打发走，自己坐下来，看了焉栩嘉一眼，小凤凰真懂事哈，这时候就不拿“不是亲生的”杠了。

过了一会他们面前重新放了两杯饮料，期间陆续有人过来跟张颜齐打招呼，一半的时间都在觊觎焉栩嘉，张颜齐统一回复那句话，当然也看得出他们不信，太明显，张颜齐是和他們同一个世界的人，而焉栩嘉绝不是，但是焉栩嘉看上去很自在，仿佛从小就习惯了当人群焦点，张颜齐真心觉得他的家教够硬核，因为大部分的眼光都很下流，和他平日里享受到的吹捧可不一样。

焉栩嘉突然拽着椅子挪到他身边，头发蓬松的棕色脑袋靠过来，张颜齐以为他已经体验够了这破地方想走，没想到焉栩嘉非常认真跟他咬耳朵：“上面那个人唱得好难听，你平时真的在这里混吗？”

张颜齐笑了，侧过脸拖着声音：“我也从来没说唱得好啊。”

“你手机里的视频我看过，”在嘈杂的背景音中焉栩嘉的音色真的像贝斯，还狡猾地眨眼睛，“我还找到你发歌的账号了，惊不惊喜？刺不刺激？”

“……刺激刺激，”张颜齐承认他不够高中生网瘾少年，“哎，那都是有后期的。”

焉栩嘉哼哼，摆明不信，张颜齐只好说：“我最早是在这边唱，现在已经很少来了，但是你那天看的视频就是这里，我都说了是三年前，你自己非要来。”

焉栩嘉好像有点不满意，面无表情，显得很酷，张颜齐安抚他：“你觉得不好听我们就走嘛。”

焉栩嘉盯了一会舞台，语出惊人：“我想上去唱。”

张颜齐只思考了两秒：“好啊。”

焉栩嘉惊讶：“可以吗？”

张颜齐讲话没个正经：“他们不是醉鬼就是聋子，再难听也不会揍你的。”

焉栩嘉又被他逗乐了，在椅子上左右摇晃，笑点真的低，张颜齐起身：“走吧，过去看看。”

没有带子，直接问台上的乐队会不会弹，焉栩嘉挑了首流行热门的rap，不过在拿话筒的时候有点迟疑，张颜齐看出他洁癖发作，让他等一下，自己之前因为经常跑这边，后台还留了一个麦。

他们调试了一会，焉栩嘉就上台了，张颜齐回到刚才的位置上，旁边的人终于等到空档，怪声怪气凑过来：“妖娆，可以啊，这样的你都能泡到？”

张颜齐喝了口苏打水，似笑非笑模棱两可：“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”

他没再搭理八卦群众，手肘搭在桌面撑着头看，焉栩嘉第一句出来的时候，张颜齐就摸了摸额角，在心里叹了口气。

这个舞台不配有他的表演，一切都简陋卑微得根本配不上焉栩嘉，不提英文本身，只是听他的发声方式就知道他学过声乐，更别提家里还有钢琴，尽管张颜齐平时住在学校几乎没听他弹过，也清楚那不只是个摆设，所以张颜齐刚才一点都不担心，但他也确实没想到焉栩嘉能唱得这么好，不止是唱，焉栩嘉的样子就不是第一次登台，甚至是很大的舞台，那种连聚光灯都在灼烧的舞台。

整个酒吧都被焉栩嘉点燃了，躁动得不停欢呼尖叫，然而张颜齐稍微走了下神，他再次触碰到现实，被烫了指尖，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他们甚至是光和影的两面。

一首歌很快唱完了，但是周围还在失控叫嚷，张颜齐回过神，有点警惕地撑起身，好在焉栩嘉很灵活，虽然周围有人扯他衣服，他还是顺利连跑带跳地回到了这边，稍微喘着气，脸上出了一点汗，样子很高兴。

“好玩吗？”张颜齐问他。

还不错，焉栩嘉终于有了今晚的第一份满意，张颜齐笑了笑：“只是因为新鲜才好玩，你不会想来第二次的。”

焉栩嘉转了下左手腕的表，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不知道为什么能被他做得贵气十足，他呼了口气，淡淡点了下头：“确实。”

过了两秒他转头过来看张颜齐，脸上写着期待：“你不上去唱吗？”

今天算了，张颜齐揉了一把他的头发，“下次带你去更好玩的。”

不过他们又坐了一会，这个场子基本算是张颜齐去过最乱的那一批，没办法，说唱扎根在地下，顺着阴影滋生，张颜齐当初也不过是个两手空空的少年，完全凭自己一路唱了上去。

午夜场玩得越来越疯，张颜齐有段时间不来，对新花样也忍不住挑眉，焉栩嘉今晚可真是大开眼界，虽然尽力坐稳了椅子，时不时还是按着张颜齐的手腕小声惊呼。

直到张颜齐都觉得再下去会有些危险，焉栩嘉太醒目了，环境越脏越引起遐想，盯过来的视线实在露骨，张颜齐起身：“我们回去吧。”

焉栩嘉点头，站起来之后却晃了一下，张颜齐反应很快捞住他，看向身后的吧台，酒保被他的眼神刺了一下，赶紧举双手以示清白：“真的真的只是酒，真的！”

旁边有人靠近：“要帮忙吗妖娆？”

“别碰他，”张颜齐不轻不重看了他们一眼，抚了两下焉栩嘉的后背，贴着他耳边耐心地问，“嘉嘉？能站稳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焉栩嘉的声音有点模糊，后面几个字张颜齐没听清，但焉栩嘉努力直起了身体，张颜齐转头对旁边说：“宇哥，帮我叫个车好吗。”

3.

幸好没有下雨，不过晚上有些凉意，张颜齐帮他外套的拉链拉上，一边念叨：“哪里不舒服？你是醉了还是喝了什么不该喝的东西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焉栩嘉到了外面，好像清醒了一点，仰头看着夜空喘了口气，“我不太，我不怎么喝酒，应该是，醉了。”

张颜齐有点后悔没看住他酒杯更换的数量，理论上店里的人最多只会偷偷调高酒精浓度，没必要当着张颜齐的面乱来，但说实话这种地方的酒水质量也不怎么样，对高贵的纯血统造成不良反应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“不经常喝还喝那么多，”张颜齐叹气，“你心挺大啊。”

“喝的时候没感觉，”焉栩嘉突然笑起来，眼睛太大，瞳仁里都是碎光，“那个脱衣舞吓到我了，但是我想，我不想，被别人看出来，只能喝酒……压压惊。”

张颜齐哭笑不得，拉开车门，用手垫着车框怕他撞到头，焉栩嘉还行，虽然说话有点断线，肌肉还有记忆力，只看肢体动作算得上正常。

张颜齐特地让司机放点吵闹的音乐，他怕焉栩嘉睡着，睡了真的叫不醒，没想到一转头发现焉栩嘉竟然在看手机，张颜齐操碎了心：“你还看手机，你不晕啊？”

“啊……”焉栩嘉闭了闭眼，扬起脸，“你一说就，好晕。”

“别别你别闭眼睛。”张颜齐真犯愁，想了想，拉起焉栩嘉的胳膊，把他袖子拉上去，用手指抽了一下他的手腕。

焉栩嘉毫无灵魂地叫了一声，总算睁开了眼睛，眼睛都红了，这可怜样，张颜齐摸了下他的额头，放缓语气：“别睡，快到了。”

相比于钻进车里，把焉栩嘉从车里捞出来费力不少，在搂他的时候蹭起衣摆摸到了他的腰，张颜齐顿了一下，鬼使神差又摸了一把，他谈过好几个女朋友，女孩的腰总是纤细柔软，焉栩嘉的触感却完全不一样，那种韧性，好像蓬勃的生命力几乎要撑破皮肤，稍微按一下就会将张颜齐的手指弹出去。

这小孩养得真好，鉴于焉栩嘉成长的家庭生活里并没有父亲这个角色，张颜齐觉得自己甚至能稍微共情到他外公的心态，听说老人家已经70岁了还每天去公司上班，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，但是对焉栩嘉非常溺爱，他们全家都非常溺爱，谁面对焉栩嘉不会溺爱，张颜齐能想象又完全想不到那样富裕的家庭是怎样宠小孩的，电梯无声地上升，焉栩嘉靠在他旁边闭着眼睛，而张颜齐看着光滑的电梯箱壁上两个人的倒影，他们身高相仿，相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，但这些外在都不重要，他们看起来就不像兄弟，也不是朋友，是命运巧合的交错，是一种无法定义的关系。

终于把焉栩嘉扔回他房间那张超大床上，真是如释重负，张颜齐从来没这么理解过这个词，他捋着头发喘了口气，去厨房倒了杯温水，回来看见焉栩嘉摇摇晃晃进了洗手间。

“你能行吗，要我扶你吗？”张颜齐倚在门口。

焉栩嘉没回话，过了一会里面陆续响起放水和冲水的声音，再开门焉栩嘉的脸上还带着水珠，傻笑着反问：“你要，扶哪里。”

可以，脑子还会转，张颜齐把他带回床上，没敢把杯子给他，递到他嘴边让他喝，收回来的时候自己顺便也喝了两口，焉栩嘉把毛茸茸的脑袋砸进他怀里，委屈地哼哼：“头晕。”还会撒娇呢，张颜齐把他拨回枕头上，捞起他的肩膀给他脱外套，焉栩嘉像个软体玩偶任他摆弄，外套剥下来的时候张颜齐摸到口袋里有什么东西，翻出来看，是张名片。

焉栩嘉眯着眼睛想了几秒：“你去厕所的时候，他给我的，说可以给我……他说你的纹身是他做的。”

“不是他，”张颜齐把名片扔回床头柜，“是他师父，他还不够格。”

哦，焉栩嘉睁着圆眼睛看他，张颜齐随口说：“不过他师父回老家结婚了，现在那家店是他在管。”

“你觉得……”焉栩嘉的语速比平时慢，又沉又慢。

“你别纹了。”张颜齐简短地说。

焉栩嘉还是用圆溜溜的黑眼睛看他，张颜齐好笑：“干嘛，你在卖萌吗。”

焉栩嘉冷笑：“说我萌的人，都，被我杀了。”

行吧，张颜齐剥掉他的T恤裤子袜子，把他塞回被子里：“不用纹身，你这样就挺好的。”

焉栩嘉浑身上下都和后腰的触感一样，年轻，紧绷，弹性饱满像个大号果冻人，张颜齐觉得他就是个被养得白白胖胖溜光水滑的猫，或者鸡，或者凤凰，随便什么玩意，而张颜齐兢兢业业地给他喂水梳毛，连头发丝也贵而高级，磕碰都不像话，更别提纹身了。

这时高级的未成年又发话了：“我想，洗澡。”

张颜齐漫不经心：“你不想。”

“那我自己……”焉栩嘉想撑起身。

“别自己这自己那的了，上保险了吗你就洗澡！”张颜齐咬牙切齿，气得隔着被子拍了下他的屁股，“小混蛋。”

气归气，张颜齐还是去浴室洗了块热毛巾，回来给他擦脸，从脖子擦下去，同时正式开启念经模式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十岁的时候学校组织去敬老院，当时我就觉得我爸以后也要那样，他老了之后一个人在家连说话的人都没有，60岁天天腰疼，70要坐轮椅，80只能躺在床上等人翻身，就像你现在这样知道吗，虽然我小学就做好了当护工的心理准备，但我没想到现在就用上了。”

焉栩嘉摊在被子里狂笑，还笑，张颜齐用湿毛巾狠狠搓了下他的腰，没忍住又上手摸了一把，焉栩嘉一边笑一边问：“你为什么总摸我腰啊？”

“看你胖了。”张颜齐面不改色。

啊？焉栩嘉茫然：“没有吧，我今天下去吃饭，章姐还说我瘦了。”

他说的是他母亲那边的保姆，好像在他们家很多年，焉栩嘉搬出来之后就不像以前每天吃她做的饭，张颜齐听他爸说阿姨还挺不高兴的，这要是真瘦了，阿姨估计还得把帐算到张颜齐头上。

无所谓，早就习惯人生几多风雨的张颜齐已经看开了，他扔开毛巾，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，看到焉栩嘉脖子上还挂着沉甸甸的金属项链，张颜齐靠过去拨开他的脑袋，仔细看才发现还是两条叠着戴的，就知道耍帅，张颜齐小心顺着链子想找锁扣，然后发现粗细链子完全缠在一起，其中有一条甚至本身就是两个挂坠，一共六根线条，难以置信在这个夜晚的最后，他竟然遇到了比前面一系列事件更艰巨的考验！

“我十岁的时候……”

焉栩嘉对张颜齐正面对什么毫不知情，也不关心，慢吞吞地开口。

“天啊，”张颜齐一心二用还管不住自己去搭腔，“你十岁只是七年前。”

焉栩嘉又笑，张颜齐赶紧说：“别笑，别笑，你一动我又分不清了。”

焉栩嘉眨眼睛：“张颜齐，你刘海太长了，掉到我脸上，好痒。”

“忍着，”张颜齐冷酷地说，顺便转移他的注意力，“你十岁怎么了？”

“……想有个哥哥。”焉栩嘉的视线移到他脸上，又移开放空，“可能也不是十岁，十一，不记得了，反正也是小学，演话剧，我演王子，公主是个混血的女生，很漂亮，正式演出的那天，她还亲我了。”

“初吻啊，”张颜齐虚情假意地感叹，“但是这故事的哥哥在哪？”

“为了保护我死了。”焉栩嘉干脆地说。

这什么烂剧情给小学生演，张颜齐在心里吐槽，嘴上说：“虽然很感人，但是，如果有个哥哥的作用是这个，我觉得你这种期待的心情也没有必要。”

焉栩嘉又开始笑，漂亮的颈窝一直在抖，张颜齐好不容易捡出的链子又掉了，他做了个深呼吸：“我现在真的很生气，等我解开这个我就揍你。”

焉栩嘉笑得更厉害了，张颜齐索性直起身让他笑完，焉栩嘉躺在枕头上毫无防备地看他：“实在解不开，剪断吧。”

不可能，张颜齐捏着他的下巴让他转过头，重新去在一团缠绕的链球里找搭扣：“这不符合我的人生哲学，你不是看过我的纹身吗。”

焉栩嘉疲惫地叹了口气：“你别说话了，我真的很想笑。”

“确实，”张颜齐说，“我也是第一次为了自己的幽默感到痛苦。”

好，张颜齐已经在话说完的时候就有先见之明，捏着链子不动，等他笑完再重新俯身过去，没想到焉栩嘉正好转脸过来想说话，两个人几乎以一个接吻的姿势碰到了嘴唇。

至少焉栩嘉还是很镇定，不排除酒精麻痹了他的反射神经，没说话只是看着张颜齐，但他肯定想不到张颜齐正在想什么——原来果冻人的嘴唇也是果冻。

这是张颜齐的第一个念头，他垂下睫毛，继续去捋项链，慢条斯理又不带感情地说：“说实话，早知道这样能让你静止，可能我早就亲你了。”

这次焉栩嘉没有笑，真的就静止了，张颜齐也没再说什么，专注在链子上，房间里安静得只剩呼吸声，他们两个挨得太近了，耳颈交错，如果没意识到就没意识到，一旦意识到就怎么都挥之不去的异样。

然而只是一个意外，张颜齐过着那种生活，声色场里天天都是滑稽怪诞，永远不要小看醉酒的人能干出怎样的荒唐事，相比之下此刻的意外又算什么。

没了打扰，张颜齐终于解开了那折磨人的项链，他把链子放在一边，眼睛都看花了，拿起

水杯喝了一口，突然听到焉栩嘉说：“昨天那个片子不是我要看的，你不用担心。”张颜齐停了一下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笑起来：“我不担心，我只是怕你家里担心。”“他们也不担心，应该，”焉栩嘉抬起胳膊搭在额头上，表情很放松，“我觉得他们不会介意这个。”

好吧，在疼爱浇灌长大的小孩的自信，张颜齐想也说不定，确实没看焉栩嘉的家里对他有什么约束，要什么给什么，全靠他自律。

“我看起来像吗？”焉栩嘉没头没尾地问，“今天有很多男的找我说话，平时我遇到的都是女孩子。”

“不用理他们，”张颜齐说，“他们不管你是男是女，好看就行。”

焉栩嘉笑了：“所以你也受欢迎。”

张颜齐拉起他的手腕给他解开表带，头都没抬：“说什么傻话。”

“我翻过你账号下面的评论，”焉栩嘉用一种少糊弄人的语气说，“你粉丝很多，前女友也很多。”

好像酒醒一点了，说话很流畅，张颜齐笑了：“你别再追踪我了好不，我这么普通的人。”

焉栩嘉盯着他：“我今天是真的想看你上台。”

“下次带你去，”张颜齐垂着眼睛看他，“今天这个太乱了，我都有点后悔了，你还那么傻，送什么都喝。”

“不是有你盯着吗，”焉栩嘉拉了下被子哼哼，“怎么说也是我哥吧。”

“不是亲生的。”张颜齐说。

焉栩嘉乐了，半张脸缩在被子里只露出一双超级无敌又大又圆堪比卖萌的眼睛：“我可以道歉。”

不用，是实话，张颜齐看了眼手表上的时间，想了想，低头看着焉栩嘉，异常温柔地说：“嘉嘉，我当不了你哥哥。”

张颜齐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习惯操心，总是想很多，如果他们相遇得再早一点，如果焉栩嘉只有十岁，或者没有长成今天这么优秀的年轻人，这件事情都还有机会。

可惜现在已经太晚，焉栩嘉快要成年了，他聪明，理性，乐观，正直，是马场上最健康的小马驹，是暗稠酒吧中都可以烧起来的凤凰，他的过去毫无瑕疵，前程一片坦荡，被真诚和疼爱牢牢捧在云端，他的世界里已经根本不缺一个哥哥的角色。

张颜齐也给不了他任何东西，他们走的是不一样的路，张颜齐经历过他没经历的，有他没有的，但张颜齐不能给，他们是光和影的两面。

“为什么？”焉栩嘉显得很平静。

张颜齐站起身，收拾毛巾和扔了一地的衣服：“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。”

“先说假的吧。”焉栩嘉很有兴趣地看他。

“我不喜欢你，”张颜齐一边捡一边说，顺手把他的表放回去，拉开抽屉的瞬间真是闪瞎他的钛合金狗眼，“我们差得太多了，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阶级矛盾，我心态不平衡。”

焉栩嘉点点头：“其实后面那句也有道理，但是前半句太假了，你明明就很喜欢我，我说过，我分得出来别人的眼神。”

“那真话呢？”他接着问。

但张颜齐没出声，他不想说，也不知道怎么说，而且焉栩嘉那么聪明，不需要事事都开口。

“我觉得可以这样。”焉栩嘉眨着眼睛，想了一下，他一向是个很有主意的年轻人。

什么，张颜齐把视线从他书柜里全家福的照片上收回来，转过身。

“哥哥和男朋友，你选一个。”

焉栩嘉说。

4.

最后张颜齐只是走到床边，弯身亲了一下他的额头，轻声说：“你喝醉了嘉嘉，晚安。”

焉栩嘉看着他，甚至没有眨眼睛，但是也没有再说话，张颜齐替他关了灯，走出卧室，带

上门。

这是个一言难尽的夜晚，涌动，刺激，危险，或者微不足道——可能明天焉栩嘉醒来已经记不清楚，张颜齐洗澡的时候发了会呆，花洒落下的热水从头浇到脚，顺着脸不停淌下的时候甚至有几秒钟的窒息感，张颜齐闭了下眼睛，伸手把湿淋淋的头发捋到后面，揉了揉脸。

他不该亲他，哪怕是额头，如果他真的想拒绝任何一种提议，当时为什么这样做了，张颜齐反复思考这个问题，想到关掉水擦干身体穿上衣服回到自己房间，平躺在床上戴着耳机，反手垫着脑袋在一片漆黑中看着看不见的天花板，还是没想清楚，可能答案显而易见，他却不肯下结论，那可是一项罪名，可以是，可以不是，对错黑白在一念之间，人的一生是不停犯错的陷落，还是一直修正的救赎，如此这般，又回到了他的哲学小本本，在深沉的思考中睡着了。

第二天张颜齐起床之后发现楼下的保姆阿姨上来了，她每周会来帮忙收拾一下公寓，顺便填满他们的冰箱，平时不会来这么早，焉栩嘉好像还没醒，然而张颜齐刷牙的时候阿姨走过来说：“小齐啊，嘉嘉昨晚是不是喝酒了，早上跟我说头疼，但他现在好像又睡着了，我做了早餐和果汁先放桌上，等他醒了你记得让他吃。”

唔唔唔，张颜齐吐掉牙膏沫：“好的好的，谢谢阿姨。”

保姆忍不住又说：“他年纪小，喜欢玩，你帮着看一下他。”

我知道的阿姨，张颜齐一脸诚恳，努力乖巧，要是让家里知道昨晚发生什么，把张颜齐抓起来锤的顺序应该是保姆，他爸，最后才是姓焉的诸位。

阿姨做饭的手艺真是顶级，张颜齐吃着丰盛的早餐终于涌起一点点负罪感，他不觉得昨晚的事有什么问题，只是辜负信任的感觉不是太好。

刚吃了几口，朋友发微信问他一首歌的编曲哪个版本合适，张颜齐回房间一边拨语音一边听，跟他讨论了好一会，挂上电话阿姨已经打扫好下楼了，张颜齐拿起半凉的粥喝了一口，焉栩嘉的房门终于打开了。

小少爷还是洗了澡才出来的，热水把脸色衬得不错，残留的潮湿感加深了焉栩嘉眉眼的轮廓，真是唇红齿白，根本没有普通人类宿醉的糟垮样，年轻就是好，张颜齐无端想到网上看到的话，套用过来就是，虽然17岁的小凤凰漂亮，其实漂亮的是17岁。

但就在众多17岁中必然也是能分出层次的，焉栩嘉首先是贵而高级，其次才是剩下的颜色，张颜齐在心里谱了半天看图说话小作文，冷不防焉栩嘉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。

“……早啊。”张颜齐扬了扬手里的半个包子。

早，焉栩嘉拉开椅子坐下，声音低得像大提琴。

现在这么酷，不知道大清早跟阿姨撒娇头疼的时候什么样呢，张颜齐想起肩上重担，打开保温煲给他盛了一碗粥。

“今天天气挺好的，”张颜齐真把他当祖国花朵，“你待会可以去楼下晒晒太阳。”

焉栩嘉没有立即说话，脸上也没什么表情，看不出是不高兴，还是宿醉的低迷。张颜齐由着他沉默，没有继续打扰，把自己的早餐吃完，起身端着碗筷去厨房。

“你有时间教我滑板吗。”焉栩嘉突然在身后说。

张颜齐回头看他，语气寻常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：“好啊。”

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焉栩嘉也没有再提，张颜齐一开始不确定他在想什么，唯一肯定的是他很聪明，不知道是天生性情还是后天教育，焉栩嘉从不把事情逼到死胡同里，无论给对方还是自己都有空间，不累也不难看。

但还是有了些不一样，坐在沙发上时焉栩嘉会抱着平板倚过来，拿他当枕头垫，蓬松的头发总让张颜齐想起街上女生包包挂的大毛球，他只悄悄捻过发尖，不是很明显，因为还有更明显的东西，他教焉栩嘉滑板，一起去游戏厅，甚至带他打台球，焉栩嘉像森林里最年轻好奇的鹿，什么都玩得很高兴，散发出的热忱和快乐带着强烈的感染力，使得张颜齐在他歪过来的时候下意识接住他。

这是果冻人有意无意的陷阱，张颜齐上当了，他们身高差不多，挨在一起会让张颜齐的怀里很满，搂了一次就有第二次，台球室的老板之前也认识，在他去拿饮料的时候用那种眼神看他，张颜齐先发制人：“别，什么都别说，当我没来过。”

老板把烟捻在一个掉了漆的碟子上：“也不用打折？”

这是江湖规矩，第一次带马子来可以折价，毕竟台球这玩意实在太适合泡妹，张颜齐低头扯易拉罐，刘海稍微挡住了表情：“算了，真不是。”

哎哟，老板换了种语气：“搞不定啊？”

张颜齐抬起眼睛看他，突然笑了一下，没回答，扬了扬手转身离开了吧台。

这些都是边角料，真正让焉栩嘉惦记的还是麦克风和舞台，张颜齐说到做到，选了自己也有演出的一天，直接带他去了live house。

焉栩嘉曾经来过两次这种地方，一次是摇滚乐队，一次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谁和谁的拼盘，张颜齐这个是说唱专场，连空气中的气味都是不一样的，焉栩嘉站在二楼，开场前的深蓝点光兜着圈，一下下扫过混音台，楼下的人群渐渐躁动起来，对焉栩嘉来说像黑暗中的地壳出现裂缝，从脚底感到巨大脉龙将要直起它的脊背。

接近三个小时的光声污染，心脏晃荡，肾上腺素接管了身体，焉栩嘉第一次登台表演非常小，是那种根本没意识自己在干什么的童年笑料，真正以“焉栩嘉”的身份演出是十四岁，初中的晚会，然后是高中，他对舞台从记事起就没有陌生感，他很熟悉站在上面是什么感觉。

但他也同样享受当一个观众，live house是个竖直的空间，从音箱传出的声音变得十分立体，甚至连楼下的欢呼鼓掌都变成了演出的一部分，在间隔中尖叫，跟着节奏徘徊，像突然加油的柴火，追着音符窜出几米高的烈焰，轰然作响。

说唱的场子和别的不太一样，零碎，即兴，还有很多互动，焉栩嘉看着张颜齐倚在阴影里喝水，在这个晚上看到了他最尖锐的一面——离开这里就很难把尖锐这个词和张颜齐联系在一起，他们住在一起，已经见过彼此随意彻底毫不修饰的样子，但是这种真实和那种真实又不一样，“妖娆”并不是由聚光灯和尖叫催生出现象，不是舞台人格，是原本就存在张颜齐体内，被他平日里加以克制的意识和情绪，焉栩嘉听过他放在网上的成品，有些歌现场表演，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

“下一轮谁先来？妖娆，你要唱新歌吗？”

被人点了名，张颜齐举起麦贴着嘴角，随意地说：“可以啊。”

台下响起欢呼，张颜齐跟DJ商量了一会，前奏慢悠悠懒洋洋地响起来，不是很激烈，拍子却很清晰，张颜齐从阴影中走出来，捋了把潮湿的刘海：“不是新歌，以前写的，但是你们应该没听过。”

焉栩嘉居高临下看着他，一边跟着音乐放松地摆动身体，张颜齐穿着黑T恤，看不出什么，只有侧颈能被灯光照射出汗湿的水迹，他绕着舞台上的光斑走了两圈，在开口前抬头看了过来。

这是整个晚上张颜齐第一次看向他，焉栩嘉遥远又咫尺地跟他对视，明快地笑了起来。

虽然演出看起来协调而成熟，后台是真的乱，焉栩嘉站在狭窄的过道左避一下右躲一下，好一会都没能往前走，直到张颜齐从里面出来接他，不过变成了两个人一起堵在中间，焉栩嘉偏了下头险些被一个人举着的箱子撞到：“现在是……往哪边走？”

张颜齐也被搞得晕头转向，揽了下他：“先出去吧，他们赶时间。”

明天在隔壁城市还有个演出，有一部分人要连夜带着东西过去，他们好不容易从拥挤的过道中挣脱，身后突然有人叫他名字：“张颜齐，一起吃饭啊你要去哪！”

平时演出完他们惯例聚餐，张颜齐没想起这回事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看向焉栩嘉：“你想去吗？”

好啊，焉栩嘉眨眨眼，没有异议。

他们要去附近的大排档，稀稀拉拉一群人走在街上，这些人和张颜齐都算得上交情不错，开场前不知道张颜齐带了人过来，现在才发现，有一个靠过来搭他肩膀：“他们说了我还不信，这个就是……”

张颜齐推开他的胳膊：“没有，你看路好不好，这里有台阶，行人也要遵守交通法。”

他们还带着表演时的狂热余韵，前面的人都在说笑别的事，但是等坐下来之后就没那么好糊弄了，不知道谁起的头，一桌人盯过来，张颜齐长话短说：“叫嘉嘉就行了。”

像疯了一样起哄，桌子地板都在震，经过的服务员被吓了一大跳，张颜齐不是第一天跟这

群人混，多年登台经验也不怵被盯着评头论足，反正这种时刻说什么都是火上浇油，张颜齐只扔下这么一句就摆出随便你们鬼叫反正就是这样的态度，群众嗨了两分钟自然也要停下喘口气，幸好当场还有另一个大新闻，有一对情侣要结婚了，大家便转去哄闹那边。张颜齐不着痕迹松了口气，表情虽然稳住了，还是有点出汗，他伸手去拎桌上的可乐，拿过焉栩嘉的杯子时发现他在看他。

“怎么了。”张颜齐把倒满的杯子还给他。

“你之前不是……”焉栩嘉似乎忍不住笑意，但是眼神又有些闪烁，“你不那样介绍我了？”

张颜齐翻开手里的瓶盖：“哎，没中奖。”

焉栩嘉拿过瓶子看了看现在的奖品名单：“我还中过二等奖呢。”

“是吗，”张颜齐笑了笑，把瓶盖拧回去，“你运气真好。”

这是他的妥协。

哥哥和男朋友，他不再用弟弟的身份介绍焉栩嘉，张颜齐还是做了选择。

一顿饭吃得有点混乱，该和大家聊的天张颜齐也参与了，该接的话也接了，但就是时不时突然出神，仿佛上帝视角在一瞬间看着热火朝天的大排档，虽然演出之后总会多少残留那种兴奋，张颜齐觉得今晚有点不太一样的因素。

这群人讲话又浑又直接，还有一些外行听不懂的词，焉栩嘉听得一直在笑，张颜齐开始怀疑地看他的杯子：“你没偷偷喝酒吧。”

什么，焉栩嘉明显很放松，少见地露出困惑的表情，像个真正的17岁，这大排档的吊灯格外旧黄，张颜齐又想揉他的头发，当然此刻不能，张颜齐胳膊抬到一半，只好尴尬地搭在他的椅背，焉栩嘉凑到他耳边小声问：“那个粉红色头发的人，胳膊上的纹身是什么，我看了很久看不出来。”

“一开始是旦字，元旦的旦，”张颜齐用食指在他腿上草写了一下，“她前任的名字，现在改成了一只乌龟的图。”

焉栩嘉似懂非懂，张颜齐低声说：“就是王八……”

焉栩嘉笑到直不起身，差点歪倒在他肩上，张颜齐教育他：“所以不要随便纹身，知道吗，年轻人的一时冲动有很高风险。”

焉栩嘉还没说话，对面突然闹起来，那对即将结婚的情侣贴着脸接吻，桌上好几个人拿着手机在拍，张颜齐看着他们，又没管住嘴：“朋友圈即将迎来一批复制粘贴的刷屏。”

有人立刻拍了桌子：“张颜齐，你也该来一个吧？”

……别别，张颜齐真的后悔，讪讪假笑，“我错了。”

为时已晚，大半桌的视线又看了过来，七嘴八舌的嚷嚷，张颜齐叹了口气，按按太阳穴，有人站起来吆喝：“那就玩游戏嘛！还是老规矩。”

张颜齐无奈：“我又不是第一天来，肯定知道你们要联合起来整我。”

“那你直接亲啊！”不知道哪个女孩喊了一声，立刻淹没在海啸般的哄声里。

场面濒临失控，感觉顶灯都要被他们震下来，张颜齐仿佛站在悬崖边，脚下是席卷着砸过来的海浪，撞碎在空中，水浸透他的衣服，像舞台上单独一束聚光灯顺着脊椎攀爬。

他用手指“嘘”了一声，尽量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你们把手机收起来。”

好像大家都屏住呼吸，又快要撑破空气的沸腾，简直无法形容那令指尖都酥麻的气氛，张颜齐转过身，用外侧的手扶着焉栩嘉的脸，靠上去亲了一下。

这下可真的是地动山摇了，张颜齐甚至空出一秒抬眼看了下头顶的灯，怎么这样都没震荡下来。

他的视线也只是在焉栩嘉脸上滑过去，自己都不敢细看，明明没有细看，焉栩嘉的神情还是扎进他脑子里，那种神情……只能说如果不是这样的场合，如果没有现在这群人，张颜齐真的会亲他。

他刚才没有亲到焉栩嘉，用拇指垫了一下，很肤浅的小把戏，可能有人也看穿了，但是无关紧要，不管是看戏的人，还是戏里的人，这个障眼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

然而焉栩嘉在这一切发生之后竟然还是稳住了，虽然耳朵的润红还没消下去，他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个芋头卷，张颜齐在旁边看着他的动作，是那种非常标准优雅的用餐姿势，这还能吃得下？张颜齐差点又没管住自己的人形弹幕，诚心实意佩服他的家教和秉性。

焉栩嘉嚼到一半，脸颊稍微鼓起来，侧过头看他，这回轮到张颜齐摆出一脸无辜无害，焉

焉栩嘉用舌尖舔了舔嘴角，带着些狡黠：“现在是不是又希望我喝醉失忆了？”

张颜齐怔了一下，笑起来，找了张餐纸递给他，垂着眼尾说：“说话要小心啊嘉嘉，现在再醉就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了。”

5.

焉栩嘉把他的头发重新染回了黑色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黑色就不再那么像毛球，为了验证手感，张颜齐伸手揉了一下。

焉栩嘉回头看他，没事，张颜齐低头看回手里的游戏，胳膊撑得有点累，他翻过身平躺在沙发上，焉栩嘉从地毯上站起身去倒了杯水，回来后似乎也想坐在沙发上，扫视了一下，张颜齐主动往里靠了靠，侧过身让出一块地方，幸好沙发特别宽，焉栩嘉在他腰腹前拗出的那个空档坐下了。

他正在看美国的音乐节，网上的视频，客厅的这套投影仪和音响看演唱会确实很爽，但焉栩嘉跟着拍子摇晃哼起歌来就不一样了，张颜齐分不清他的晃动是从两个人贴着的地方传来的，还是通过沙发作为媒介才传给他，还是二者皆有之，导致张颜齐被摇得毫无规律，简直随波逐流。

“你……”张颜齐勉强从游戏里短暂分出一只手，去按焉栩嘉胳膊。

什么，焉栩嘉不明所以，以为张颜齐有东西要他看，凑了上来，张颜齐一时没注意，怀里已经钻出来一个人，焉栩嘉盯了会屏幕，没看出特别的东西，而且那个小人仿佛想不开往墙上装，被旁边的机关卡住，一串降调滑音，死了。

焉栩嘉乐了：“你在玩什么啊。”

张颜齐索性丢开游戏机，刚才焉栩嘉毛茸茸的头挡在前面，他都看不清屏幕，这关玩两天了还没过去，张颜齐搂住他柔韧的腰，把脸埋到他后颈，丧着叹了口气。

焉栩嘉停了一下，企鹅似的，摇晃摇晃翻了个身平躺，再摇晃摇晃翻过来，张颜齐闭着眼睛：“你以为这沙发是床啊，真要掉下去了。”

确实好像不能并排躺两个人，焉栩嘉撑起身，半压在他怀里，审视了几秒张颜齐的脸，突然问：“你知道我最近在想什么吗。”

嗯？张颜齐睁开眼睛，去够茶几上的杯子，也不知道焉栩嘉是不是存心的，等他扬起头才说：“我有点后悔，那天的片子没认真看。”

张颜齐用肩膀抵着嘴咳了好一会，焉栩嘉都没笑完，张颜齐好不容易缓过来，气得用手指推了下他的额头：“掉下去算了！小坏蛋，就知道整我。”

焉栩嘉抓过一个抱枕搂着，歪头倚着沙发靠背，好以整暇继续等他的回音，张颜齐重新倒回沙发上，视线在天花板散散漫漫晃了几下，落回焉栩嘉脸上。

“问你同学要呗，”张颜齐的声音因为咳嗽有点哑，“现在看也来得及。”

焉栩嘉皱了下鼻尖，明显不太满意他这个说法，凤凰养熟了之后反倒显露出难伺候的一面，张颜齐的视线又满世界荡了一圈，轻飘飘地说：“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先从初级的学起。”

焉栩嘉没动，盯着他，早熟小朋友特有的耐心和较劲，张颜齐感受到他的目光，心里却有点走神，默默计算距离上次live house回来过了几天，说实话他们平时都在学校，张颜齐不是每天都回家，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多。

然而这种若有似无的距离感很奇妙，正如他们一直以来的气氛，张颜齐坐起身，整个人很放松，垂着眼尾面对他：“其实……”

焉栩嘉主动靠过来，贴了一下他的嘴唇。

也不是一下，大概停了两三秒，但张颜齐定在原地，所以焉栩嘉就这样退开了一些，微微皱眉看他：“你怎么不教我。”

他的语气不是撒娇，不是调情，甚至有点真正的困惑和严肃，张颜齐却硬了。

只是这么一句话，倒是非常焉栩嘉，那种和天真年纪的反差，还带着贵重矜持的香味，是流在他血液里的，他自己都意识不到。可能张颜齐之前也想得不是很清楚，他一直觉得焉栩嘉明亮又优秀，这评价太过正面，正面得几乎令人欣慰，之前虽然发生了种种说不清的事，情景都有些复杂，并不是能直接引起张颜齐情欲的东西。

但这一刻是的，他也终于明白他在被焉栩嘉身上的什么诱惑，是性吸引力，也是精神上的刺激，焉栩嘉是一种醒目的漂亮，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，可只是漂亮不能让张颜齐得到这样的快慰，如果张颜齐那么容易满足，他这二十一年的人生不会这么纠葛。

焉栩嘉还在看他，头发染黑后显得大眼睛更乖了一点，张颜齐捏住他的下巴，这次没有用拇指挡，而且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，舌头伸了进去。

定在原地的人换成了焉栩嘉，他本能地往后倾倒，张颜齐顺着把他压到沙发靠背上，这个吻结束得很慢，张颜齐在舌尖退出来之后才吮他的下唇，感觉焉栩嘉都快窒息而死了，身体微微打颤，才放开他。

“还想学吗。”张颜齐垂着眼睛看他。

差点弄到沙发上，幸好最后张颜齐反应过来用衣服垫了一下。

高潮似乎给了焉栩嘉很大的冲击力，张颜齐洗了手，重新扯出一件T恤穿上，回来看到焉栩嘉还躺在沙发上，手腕挡着眼睛，张颜齐倚着沙发在地毯上坐下，拿起水杯喝了两口，回身安慰地捏了下他的脸。

焉栩嘉终于把手放下了，刚才那些旖旎的颜色已经从他脸上消得差不多，现在也只是头发衣服有点凌乱，张颜齐把杯子递给他，焉栩嘉喝过水，嘴唇的艳红又显了出来，他把水杯还给张颜齐，张颜齐却揽下他的后颈在他嘴上亲了一下，真的像果冻，又厚又软。

剩下的就留给焉栩嘉自己去消化，张颜齐重新拿起冷落已久的游戏机，没有说一句话，焉栩嘉惊人的理性和成熟可以让他以最快的方式适应过来，比说什么都要有效得多。

言语是无用的，张颜齐相信17岁的焉栩嘉刚刚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，在情欲，性快感，温热的肉体触摸面前，言语变成了无用的东西，那些巨大的体感轻而易举就粉碎掉原本的认识，带给人一种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。

当然这也只是一开始，等他习惯之后又没什么大惊小怪了，但这无疑代表着长大的过程，感觉今天的哲学小本本可以再添一页。

焉栩嘉滑到了地毯上，挨着张颜齐看他玩游戏，看了一会：“你应该走右边。”

“这里过不去。”张颜齐走过去给他看，还让小人蹦了两下。

这里，焉栩嘉伸出手指，张颜齐试了下，竟然可以跳过去，一直都没发现。他高兴地揉了揉焉栩嘉的头发，焉栩嘉哼了一声：“别弄乱我的发型。”

好好，张颜齐顺了顺他的毛：“再帮你弄整齐。”

看片的话题没再提及，不过张颜齐被提醒了，他之前没想太多，和焉栩嘉的相处放松而自在，和他之前的感情关系都不一样。

虽说一切顺其自然，也不想搞得好像他蓄意，张颜齐还是默默在深夜看了一些知识点，搜索的过程中想到焉栩嘉的年纪，张颜齐短暂地仰起头无声啊——了一下，但也只是很短暂的一下，因为他随后又想起沙发上焉栩嘉那种迷乱的样子，不得不掩饰着动了下腿。

事实上焉栩嘉绝对不会让人觉得他是懵懂无知的小孩，当然也不是完整的成年人，17岁的焉栩嘉介于一个非常奇妙的中间点，水龙头流出水就再收不回去，自那天之后张颜齐一次次感受到自己被那看不见的高级香味煽动。

接下去的半个月无事发生，张颜齐甚至在中途只回家了半天，高校有个辩论联赛，社里每天都开会，开得他晕头转向。一如既往通过朋友圈看到焉栩嘉的照片，才知道他周末和家人去外地参加了一场婚礼，上流社会的婚礼照片拍出来都像童话，张颜齐认真放大看完了那九张图，后面他还发了一段视频，穿着正装的焉栩嘉简直成为童话里的一部分，但张颜齐已经不是两个月前的张颜齐，他看着这样的焉栩嘉只想亲他。

据说新娘家是做酒庄的，所以焉栩嘉回来的时候还带着一瓶香槟，兴高采烈说是接受了一系列学术科普后自己挑的，酒庄的人还夸他眼光好。

等张颜齐洗澡出来，焉栩嘉还对着瓶身上的法文研究，一边在电脑上查，看到张颜齐出来说：“说要加冰块比较好，家里没有，我刚冻了一盒。”

嗯，张颜齐看他这样估计今晚喝不上他都睡不着：“怎么也得两个小时，你先去洗澡吧，还可以收拾一下你那堆行李。”

就去三天，焉栩嘉硬是装了一个28寸的箱子，还塞得满满当当回来了，小少爷有拖延症，

箱子摊在客厅里已经一周，自己不动手也不让保姆帮忙。

焉栩嘉叹了口气，有点不太情愿地走到了箱子边上，张颜齐靠在沙发里随便挑了个网红剧放着，拿着手机跟朋友聊天，上次吃饭时候的那对情侣也在筹备婚礼的事，群里出主意出得热火朝天。

时间拖拖拉拉地过去了，张颜齐没注意几点，只知道焉栩嘉跑了无数次厨房，冰箱门开开关关，终于端着冰块盒出来，还自己配登场音乐：“噔噔噔！”

张颜齐拿开沙发上的平板，让他坐下，静静看他折腾，嘴上说：“你这冻好了吗，别里面都是水。”

“冰化了不也是水吗，”焉栩嘉一本正经，“反正喝下去都一样。”

张颜齐撑着头看他像模像样倒出两杯，说实话杯子好看怎么都好看，上次听保姆说家里的瓷碗都两三千一个，吓得张颜齐每次端它都要做一下心理建设，这套玻璃杯估计也不便宜，虽然张颜齐不懂酒，淡金色的香槟顺着冰块淌下确实赏心悦目。

喏，焉栩嘉把其中一个酒杯递给他，很高兴的样子，张颜齐笑着和他碰了下杯，从杯沿上看着他亮晶晶的圆眼睛喝了一口。

“怎么样。”张颜齐虚心地问。

唔……焉栩嘉歪头沉思：“喝不出来。”

张颜齐乐了：“不是听了很久学术科普吗？”

“忘了已经，”焉栩嘉也笑起来，“我那天尝了好多种，回酒店都是晕的，小舅一直说我得练练酒量。”

没事，挺好喝的，张颜齐安慰他，就算大家分不出好喝在哪，只是好喝也够了。

焉栩嘉似乎有点不甘心，拿起手机开始发微信，似乎在问专业人士，张颜齐看着他的侧脸，轻声说：“冰块都弄了这么久，只喝一点的话冰块会很伤心的。”

……什么？焉栩嘉在打字，半懂不懂应了一声，发完那句话才抬起头看张颜齐。

“我说真的，”张颜齐摸摸鼻尖，“你再喝点比较好。”

焉栩嘉看着他，停了一会，突然挑眉笑了，在微信里又打了两行字，潇洒关掉把手机丢到一边，拿起酒瓶重新倒了大半杯，里面的冰块发出清脆的响声，焉栩嘉端到嘴边先抿了一口，舔舔下唇，扬起头把剩下的都喝了下去。

张颜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，焉栩嘉皱着眉把杯子放回茶几上，手背挡着咳了一下，看向张颜齐：“然后呢？”

他的表情实在很沉静，张颜齐突然又有点犹豫，焉栩嘉抱起小腿，下巴支在膝盖点了点，抬起眼睛：“我一直想问……”

嗯？张颜齐看着他。

“你不是很喜欢讲大道理吗张颜齐，”焉栩嘉的声音低而平滑，“你怎么没觉得，要等到我过生日……”

他的生日很近了，就在秋天，每一天的长度都是等量的，两个月之内他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吗，两个月后的焉栩嘉会有什么确切的不一樣吗，这些张颜齐都反复想过，但他自己也一样经历过那个年纪，男生十四五就会梦遗，也会手淫，只从生理的角度来讲，这些高潮又有什么不同。

“我觉得你……”张颜齐想了想词，“很有主见，我觉得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，你一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不是靠别人的意见，也不是为了别人的评价。”

“所以如果你已经想好的话……”张颜齐停顿了一下，后面的没有再说。

他尊重这种主见，张颜齐很清楚知道，如果焉栩嘉不愿意，他根本不会靠过来，只是凭一些说唱的舞台，酒吧的声色，那些稍纵即逝的痛快迷惑不了他，张颜齐能给出的最高评价，就是他认为焉栩嘉可以选择任何想做的事，这是小凤凰才配拥有的纵容，只要焉栩嘉想要，最终张颜齐还是会给的，任何东西，哪怕他们隔着光影的界线，张颜齐拒绝不了他。

“我上的是国际学校，”焉栩嘉耸耸肩，“初中的时候去美国交换过半年，我不看重这种东西。”

他看着张颜齐：“当然我现在也，不是因为不看重这种东西。”

张颜齐笑起来：“你在说绕口令吗，还双重否定。”

“不是，”焉栩嘉抬起头闭了闭眼睛，“我又有有点晕了，你直接亲我好不好。”

张颜齐下了沙发，站起身捞住他，在他仰起的脸上亲了一下：“那我得先趁你没那么晕的时候把你搬回房间，能站起来吗？”

6.

“灌醉我是为了让我更听话吗？”

焉栩嘉认真表达他的疑问，躺在床上看张颜齐走来走去。

“是为了让你更放松，”张颜齐把要用的东西都放在床头，“而且你也没醉啊，只是喝太快有点晕，不要加重我的罪名。”

焉栩嘉笑得抱住被子，张颜齐站在门口调了半天卧室的灯，一个灯也装那么高级，壁灯，墙灯，顶灯，好多种组合，焉栩嘉滚了半圈，把脸埋进枕头呻吟：“你这样晃得更晕了。”

“那就这个吧。”张颜齐选了个暗一点的，回到床边。

大概呼吸不畅，焉栩嘉又把被子拨开，像圆脸的猫看着他，张颜齐压过去轻缓地搂住他，几乎碰到鼻尖的距离，垂着眼睛视线落在焉栩嘉的脸上，焉栩嘉的脸虽然青春漂亮，却绝不会散发出放纵的气息，所以说高贵的本质源于他的自律，当一个年轻人并不沉浸在因外表而获得的虚荣里。

当然他现在还是有点紧张，虽然表情没什么变化，瞳孔像蒙了层水雾，这样看人可不好，张颜齐捏着他的脸亲了他一下，焉栩嘉竟然低声问：“我要闭眼睛吗？”

怎么还挺好学，张颜齐被逗笑了：“随你嘛。”

焉栩嘉慢慢呼了口气，稍微放松了些似的，把腿搭在张颜齐身上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，张颜齐轻轻摸了摸他的腰：“我们先试一下，别想太多。”

焉栩嘉又忍不住笑场：“什么叫试一下，你也不会啊？”

我只有前女友，张颜齐懒洋洋承认，侧过头再次吻住他。

焉栩嘉似乎很喜欢接吻，张颜齐亲了他一会他就比上次在沙发上更放得开了，单手挂在张颜齐的肩膀上，半阖着眼睛低喘，当然也可能是酒精的作用，剥掉衣服都很温顺，年轻的身体在这种昏暗的光下诱人得要命，像挂在盛夏吸足了阳光的热带水果，皮肤光滑紧绷，连个划痕磕痕都没有，咬一口立刻破开汁水。

嗯……他低低呻吟了一声，好像想调整两个人下半身贴着的位置，但是又调整不了，怎么都是挤着的，张颜齐低声说：“你别动了。”

焉栩嘉也不知道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，喃喃说了句：“好黏……”

“待会还有……”张颜齐卡了一秒，感觉对未成年说这话太下流，转瞬又想都这样了事实有什么不能说，莫名赌气似的，硬是把后半截说完了，“更黏的呢。”

不知道哪里戳到焉栩嘉的笑点，他笑到直接两只胳膊去搂张颜齐的脖子，唉，张颜齐很无奈，还蹭上来，不是更黏了，他撑起身去够润滑，然后摩挲了几下焉栩嘉的腿，捞着膝盖掰开到两边。

焉栩嘉不笑了，缩了一下，语速有点慢：“是不是很疼？”

这个其实……张颜齐拧开盖子，委婉地说，“今天晚上之后你比我更清楚。”

焉栩嘉的圆眼睛在灯光下像洋娃娃，小声说：“我很怕疼的。”

“现在卖萌已经来不及了，”张颜齐用沾了油的手心去握他前面，焉栩嘉被快感激得猛地把脸转向另一侧，张颜齐挡住他想合起来的膝盖，“好，你就这样把眼睛闭着，别睁开。”

焉栩嘉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抬起胳膊挡住眼睛，只露出暗光下脆弱的喉结。

这前戏做得太麻烦，连张颜齐都觉得难熬，焉栩嘉的腿在旁边曲起又放下，最后弄得油腻腻的一直淌到床单上，张颜齐才俯身过去，拉开焉栩嘉的手。

……什么？焉栩嘉脸上一片恍惚，像春潮惊醒，喘了太久，声音都是哑的。

张颜齐笑了笑，低声说：“得让你知道不是在做梦。”

我当然……焉栩嘉说不下去，整个人屏住呼吸，张颜齐揉他的胸口：“慢慢呼吸，放松。”

真的很紧，张颜齐试探了两次才大概进去，已经烧得出了汗，他等了几秒，不好说这么僵着是不是焉栩嘉就真的能适应，感觉还是要强硬点，退出来，热腻的手心握住焉栩嘉前面

快速撸了几下，看他分了心，重新贴着他往里顶，这次就进去了。

焉栩嘉抓着他的胳膊，眉头皱得和手指一样用力，但因为脸上都是汗湿，看起来又是另一种煽情，张颜齐只是在间隙中扫了两眼，就觉得要陷进邪念的深渊里，他垂下眼睛缓了口气，拉了下焉栩嘉的胯骨，调整一下角度慢慢动起来，本来紧得以为动不了，实际还是可以，那种裹动感很厚，又热又腻，一直没命地挤他。

好一会两个人都没说话，僵持而混乱地缠在一起，靠着生物本能喘息，张颜齐脑子也有点浑，第一次有这样侵占的欲望，本来是焉栩嘉抵着他，渐渐变成他反过去压着焉栩嘉的手，里面的肌肉被他顶软了，开始一阵阵抽动，像含着他在咽，张颜齐爽得头皮发麻，又狠狠撞了几下才直起身，勉强从滚烫的快感中挣脱出来，找回了点理智，发现焉栩嘉不止里面有反应，大腿内侧也在打颤，张颜齐按着他的腿来回揉了揉，沙哑地问：“疼吗？”不知道是他声音太低还是焉栩嘉被弄得太碎，几秒之后才接了句“什么”，张颜齐重复一遍，他已经停了动作，焉栩嘉还是喘得厉害，扬起头空咽了一口，锁骨上的凹陷全是忍耐和不堪一击，但他只是简短地说：“.....有一点。”

张颜齐突然想笑，有点不合时宜，焉栩嘉远不能意识到，他这种时刻的这种克制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，张颜齐撑着床附下身，小臂上的青色血管非常明显，焉栩嘉受不了地叫了一声，这样压着很紧，太深了，张颜齐自己都有感觉，他用手指拨过焉栩嘉的脸，贴上去，嘴一堵上焉栩嘉的呼吸立刻又急促起来，但他竟然没躲，胳膊搂上张颜齐的脖子，怎么一亲就会撒娇，张颜齐手往下捞了下他的腰，焉栩嘉下意识夹住他，两个人连着的地方毫无缝隙贴合在一起，小腹胸口也挤着，都是汗，都觉得对方的身体比自己还烫。

只亲了十几秒，焉栩嘉还是不行了，因为喘不过气侧开脸，从眼白到眼睑全是湿红，嘴唇几乎和舌尖一个颜色，张颜齐知道自己在逼他，他不是那种人，不是那种在床上不讲道理的恶劣性格，但他此刻还是没有放过焉栩嘉，或许因为焉栩嘉不能真正被俘获，虽然疼痛，酸胀，不适，焉栩嘉的身体还是激动而蓬勃，炙热的荷尔蒙和生命力，他们深深绞在一起，没有任何时刻能比现在更让张颜齐体会到这些。

张颜齐亲了亲他潮湿的侧颈，额头贴着他的耳际，就着这个姿势再次动起来，太热了，这样低着头让张颜齐的喘息也拢在那一小块空间，浑身都是湿的，像浸在热水里，口鼻都捂着，心跳声敲在耳鼓膜上，但他还是能听清焉栩嘉的呻吟，不快乐也不痛苦，或者又快乐又痛苦，是他被张颜齐触碰到精神体的声音。

这是一场淋漓的折磨，直到张颜齐射出来，他才终于从那灭顶的热水里脱身。

似乎没做梦，无缘无故就醒了，张颜齐慢慢睁开眼睛，发现背后竟然有朦胧的弱光，照得黑暗中的房间微暗不明，他清醒了几秒，翻过身，发现是焉栩嘉在看手机。

张颜齐抬起手去摸他的额头，用刚醒的声音问：“几点了？”

嗯？焉栩嘉见他醒了愣了一下：“四点.....四点半。”

摸不太出来，张颜齐撑起身一边拨开他的刘海，用自己的额头贴了一下，应该没发热，他翻身下床，打了个哈欠，走进洗手间，一边问：“醒多久了？”

半个小时，焉栩嘉心不在焉地回答。

出来之后张颜齐又去厨房倒了杯温水，自己喝了两口，回到房间递给焉栩嘉，重新爬上床，焉栩嘉喝完把杯子放回床头柜，大概脖子靠酸了，往下蹭了蹭躺回枕头上，张颜齐揽住他，慢吞吞地念：“别看了，对眼睛不好。”

焉栩嘉把手机关了，扔回枕边，好乖啊，张颜齐忍不住又去摸他的额头，焉栩嘉笑着看他：“会发烧吗，原理是什么？”

我也不知道，张颜齐收回手，老实说，“但是没出血，应该不会.....吧，你哪里难受？”

唔.....焉栩嘉在被子底下动了动，贴进他怀里，小腿倒要架在他腿上，终于找好舒服的姿势，才答：“说不出来。”

张颜齐大概能估计到，反正就那几个地方，他沿着焉栩嘉的腰窝按按揉揉，又滑到他大腿揉揉捏捏，顺着腿心摸到里面，肛口还没完全合拢，甚至黏膜还稍微外翻着，被他指腹碰到敏感地缩了缩。

焉栩嘉好像一口气憋在嗓子里，好几次才吐完，说起话又低又粘：“你别这样摸.....”

好，张颜齐重新去按揉他的大腿肌肉，随便找了个话题：“明早不要让章姐给你送吃的，案发现场先收拾一下。”

这下焉栩嘉是真乐了，还笑了好一会，一边笑一边说：“我想起网上看的那个，用过的套子是什么垃圾。”

“这题我还真会……”张颜齐忍了一下，“算了别说了，你这未成年怎么回事啊躺床上还聊这个。”

焉栩嘉开始爆笑，笑到左右滚了两圈，张颜齐无奈地由他折腾：“又不疼了是吧。”

焉栩嘉笑够了安分下来，挪了挪回到他怀里，不以为意地说：“本来也不是疼。”

哦，张颜齐搂在他侧腰的手不轻不重摩挲，这次不是按摩，单纯想摸，焉栩嘉腰上的手感真的好，听到焉栩嘉接着说：“其实我以前……”

嗯？张颜齐耐心地答应。

焉栩嘉抬起胳膊垫在脑后，平静地说：“我以前好奇，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上床。”

凭着对他的了解，张颜齐没有立刻接话，继续等他说下去，焉栩嘉看着天花板，轻声像呢喃：“就算是现在，我好像还是没明白。”

“我这个说法是不是很奇怪，”焉栩嘉转头看他，有些犹豫，“张颜齐，你知不知道我……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”张颜齐和他枕着同一个枕头，即使闭着眼睛，鼻尖依然能感受到他的头发，他温和地说，“你不明白是因为你过得太好了，嘉嘉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过得不好才特别需要这些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和烟，和酒，和嗑药一样的东西。”

过了一会，焉栩嘉“哦”了一声，从他的语气张颜齐知道他听懂了。

不管是性还是烟酒药物，虽然直接获得的是体感的快慰，但人们的迫切需求和无法摆脱，说到底还是精神和心态有缺口，张颜齐不敢说自己百分之百懂得真理，然而根据他混迹地下的这几年，见过那么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年轻人，他认为他看见的世界是这样的。

而焉栩嘉是一个极端的反面，他不缺物质，不缺爱，不需要满世界找自信或方向，哪怕是情欲的高潮也只是爽了那一刻本身而已，他甚至不会从人类的体温中得到慰藉，张颜齐亲他抚摸他的时候，焉栩嘉像一只猫，眯着眼睛享受阳光和风吹拂皮毛的舒服，仅此而已。

仅此而已，在今晚过后张颜齐真正明白了这点，这样也很好，他抬起手捏了捏焉栩嘉的脸，有安慰的意思，不用怀疑自己，焉栩嘉转头过来看他：“那你呢？”

我什么，张颜齐又打了个哈欠。

“我们做完之后，你想的是什么？”焉栩嘉看着他，眼睛太大，这样暗的房间还是有瞳孔的折射光。

张颜齐低头倚着他的肩膀，随口说：“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。”

“直接说真的吧，”焉栩嘉非常干脆，“你假话说得太烂了。”

张颜齐笑了一下，闭着眼睛：“我还想再来一次。”

焉栩嘉沉默了两秒，语调提高了一点，非常困惑似的：“你这个是……？”

pillow talk，他突然冒了个英语词，张颜齐其实知道这个词组，但当下一时之间完全没反应过来，还没等他问，焉栩嘉重问了一遍：“你是，故意这么说的吗？”

这回轮到张颜齐笑了，焉栩嘉这种17岁早熟到极限就突然反向天真的地方实在可爱。

“不是，”张颜齐还是忍不住笑，就算这样显得很没诚意也没办法，“我说真的。”

就算房间黑的依然能感受焉栩嘉怀疑的眼神，不过他好像信了，哼哼着说：“但是很疼……”

张颜齐气笑了：“当时说有一点疼，刚才说不是疼，现在又变成很疼咯？”

焉栩嘉仗着漆黑一片，什么都敢说了：“你进来的时候就很疼。”

张颜齐被这句话和这句话背后的联想扎了一下，没敢动，好像有点硬了，焉栩嘉竟然翻身抱了上来，语气带着点狡黠：“不过可以再试一次，我觉得我好像学会了一点。”

刚才就差哭了，哪儿来的自信啊，张颜齐搂住他还忍不住吐槽：“我看你是卖萌学会了不少。”

“我再说一次，”焉栩嘉强调，“说我萌的人……”

好好都被你杀了，张颜齐摆弄着果冻人的胳膊和腿，“别你坐我身上，先不要挑战高难度姿势好不好。”

焉栩嘉又开始笑，怎么就这么喜欢笑呢，张颜齐连命令带哄：“你趴着，来这个枕头给你抱。”

不行，焉栩嘉毫不领情地拒绝了，“我不要那种姿势。”

张颜齐遇到瓶颈，考虑了下：“那你翻过去。”

焉栩嘉好像挺不情愿地按他说的做了，侧躺着，张颜齐拿了套子，从身后搂住他，焉栩嘉侧过脸疑问：“这样你怎么亲我。”

张颜齐没回答，直接靠过去掰过他的脸在他厚软的嘴唇上亲了一口，顺便用膝盖顶开他的腿，焉栩嘉安静下来，小腿在床单上动了动，张颜齐的手绕到前面摸他的胸口和小腹，再往下时，焉栩嘉把脸埋在了枕头里。

不开灯的优点是焉栩嘉放松了很多，缺点是进都进了很长时间，张颜齐不得不承认他没那么专心，挤在腿根和臀缝蹭也有点爽，焉栩嘉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是蹭就开始叫，带着鼻音的哼吟，像猫一样弓着背，张颜齐的手指划过他肚脐，焉栩嘉就拽着他的手腕把他扯过来，蜷着腿要接吻，一片漆黑纯靠摸索，也分不清两个人怎么缠着的，亲了一会，都是舌头搅动和床单悉悉簌簌的声音，这样真有点像做梦，张颜齐摸到焉栩嘉前面那根，已经很硬了，顶端湿黏，焉栩嘉难耐地喘起来，反手去身后够他：“你快点……”

好像是学会了一点，张颜齐让他摸了几下才拉开他的手，指腹顺着他会阴的筋按下去，太油了，两个人贴着的地方腻得不行，但肛口的肌肉又被蹭得很软，张颜齐只是感觉自己塞进了前面那一块，接下去莫名就滑进去了，整根阴茎被吞裹的那种刺激，像脊椎到腰上一阵过电，张颜齐都分不清是房间太黑，还是那个瞬间他闭了眼睛，还是没闭眼睛却爽到视野消失，他狠狠喘了口气，搂着焉栩嘉的腰把他拉进怀里，慢慢抽送了两下，贴着他的后颈低声问：“现在还疼吗。”

焉栩嘉根本回答不了问题，半边身体恨不能碾进床单里似的，脸也埋着，呻吟压得太低甚至像哽咽，从后面来格外有种脆弱，但也更敏感了，张颜齐只是送进去就觉得里面动得很厉害，摸了下焉栩嘉前面还是硬的，张颜齐掐着他的腿调整了一下姿势，进出了几次，不是很快，反而显得焉栩嘉的身体反应有些迫切，分不清到底谁在索求。

焉栩嘉喘得很急，频率和张颜齐的顶弄根本搭不上，他挣扎着反手来拽张颜齐的胳膊，手心很热，不知道是不是攥床单攥太久，张颜齐顺着他的力气稍微撑起身，将他压在身下，他一度怀疑焉栩嘉的肩胛骨会被自己的喘息烫伤，但是没听说过这种事发生，如果能成真倒也挺浪漫，焉栩嘉的后背那么漂亮，张颜齐的脑子也不太清楚了，各种杂乱的念头，他很深地插进去，贴着最里面小幅度磨蹭，焉栩嘉很快开始战栗，那种失控贴着张颜齐的皮肤筋骨传过来，他们在黑暗中纠缠成一团，在堕落中不可分割，甚至没有面对面，只是赤裸地贴合在一起，快感简直使人就这样融化，短短几分钟张颜齐似乎想了很多，又似乎什么都没想，像一场慢性死亡。

最后竟然焉栩嘉比他先射出来，含着抽插得太刺激，张颜齐好像从未经历过这么简单又纯粹的高潮。

过了很久，等他们都从云端上落回来，焉栩嘉翻了个身圈住他的腰，把脑袋埋在他怀里。

“我现在好像又懂了，”他模糊地说，“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这个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